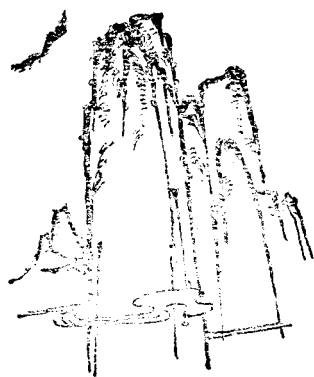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英雄

何芷





小山鷹

何芷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插图 张石培

小山鹰

何芷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

1972年3月第1版 1974年10月第3次印刷

印数 550,031--670,000册

统一书号 10111·955 定价0.21元

目 次

一	妈妈不见了	1
二	找游击队去	3
三	铁鞋踏破	7
四	不打不相识	11
五	要象铁一样坚强	14
六	还是不满意	18
七	蝙蝠岩	24
八	左撇子显神通	30
九	抓了两个俘虏	36
十	走火	42
十一	深刻的教训	47
十二	将计就计	52
十三	鱼水情谊	57
十四	巧遇	62
十五	处决小阎王	66
十六	姐弟俩	72
十七	诉苦会	76
十八	自告奋勇	80
十九	大破阎王庄	88
二十	迎接新的战斗	91

一 妈妈不见了

下半夜，从南仑山的山沟里卷进来的一股刺骨的寒风，把小三子从睡梦里冷醒过来了。他打了一个哆嗦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房子里黑黝黝的，伸手向四周一摸，地底下冷冰冰的。这时候，他才意识到自己并不象往常一样，跟妈妈一块睡在木板床上，而是孤零零地躺在地底下。他一骨碌地站起来，向木板床那边扑过去，床上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，但他还是不停手地摸着。妈妈到哪儿去呢？

他略略定了定神，昨天的悲惨遭遇，就一幕一幕地在他的眼前涌现出来了。

他清楚地记得，妈妈昨天是到“阎王庄”看他二姐去的。“阎王庄”是南仑山一个诨名叫“活阎王”的恶霸大地主的庄园。因为前一天傍晚，山脚下跟活阎王当长工的大根叔，给妈妈捎来一个口信，说二姐在阎王庄里给折磨得快要死了，很想见妈妈一面。妈妈听后，心里就象刀割一样，恨不得插上双翅膀飞到阎王庄去。虽说家里离那儿不过十多里地，摸黑也能跑得到。可人家门高狗又大，能让你进去吗？小三子知道阎王庄后庄的东北角上，有一条暗沟是可以爬进去的。这条暗沟很秘密，知道的人不多，是大根叔告诉他

的。可妈妈不让他去。因为自从游击队进了山之后，活阎王的儿子小阎王当上了国民党保安第九团的团长，他到处杀人放火，封锁了进山的一切大小道路，不管老头小孩，抓到了就说你“通敌”，把你打个半死。这些日子里，妈妈把小三子可看得紧啊，连山脚下也不让去，更不用说摸进阎王庄了。

小三子悄悄地踱出门口去。太阳下了山，鸟儿都归巢了。他暗自盘算了一下，就跑到一棵枝叶婆娑、浓荫如盖的老樟树下面，三扒两拨爬到树顶上去。树顶上结着一个很大的鸟窠。鸟儿受了惊动，拍着翅膀飞走了。小三子把手伸进鸟窠，掏出几个鸟蛋，小心地放进口袋，然后爬下来，跑回家里去。

这间东倒西歪的小茅屋里已经暗下来了，只有妈妈孤零零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愁。她一看见小三子就叹了口气说：

“小三哪，过了年你就满十四个指头了，还不懂事，光顾得玩。你二姐才比你大两岁，因为要抵你爸爸的棺材债，给活阎王抓去，现在折磨得快要死了。唉，什么时候才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啊！”

小三子心里明白，妈妈是错怪了他的，但是他没有分辩。他走到妈妈跟前，把几个鸟蛋掏了出来。这一下子，妈妈全都明白过来了，她把小三子紧紧地搂在怀里。小三子只觉得一颗颗滚烫的泪珠，不停地滴到他的脖颈上来。可小三子没有哭。他想：“哭有什么用？你把眼泪哭干了，活阎王就会可怜你吗？”

那天晚上，小三子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，妈妈已经不见了……

二 找游击队去

第二天，小三子真象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他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地直响。他跑到灶头，揭开锅盖，几条木薯还冒着热气。他知道妈妈从来都是宁可自己挨饿，也要让儿女们填饱肚子的，因此不敢多吃，拿了两条，就急急忙忙向山脚下跑去。

那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到半天高了，山脚下象死一样的静寂。两个保九团的士兵扛着枪在路口把守着。小三子偷偷地爬到一株大树上去，眯起眼睛向阎王庄那边眺望着，但是妈妈的影子一点也看不见。他等呀等的，太阳已经晒到头顶了，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，把守路口的那两个士兵慌张得很。小三子想，大概老K又挨揍了，他心里很高兴。过了一会儿，还听见一阵急促的马蹄声，一眨眼，小阎王骑着一匹枣红色的马，失魂落魄地飞跑过去，把守路口的那两个士兵也跟着溜走了；没多久，一队七零八落的人马，一窝蜂地从路口经过，向着阎王庄没命飞奔。小三子的猜想证实了，老K确实挨了揍。小三子高兴得在树梢上摇来晃去。这

儿的老百姓都管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叫老K。对老K，小三子知道得很清楚，但对游击队还是不够了解，他们的村子离阎王庄太近了，游击队还没有来过。他只从大根叔口里听说过，说游击队是共产党的队伍，是毛主席的队伍，是替穷苦的老百姓打天下的，是活阎王的死对头。他恨死活阎王，只要游击队是活阎王的死对头，他就一个心眼拥护它。他还从大根叔的口里听说过，游击队都是戴着红五角星帽的。他虽然没见过，但他想，那红星一定是很红的，比木棉花、杜鹃花红，甚至比石榴花都要红。它放着红光，照得穷人的眼睛亮堂堂，照得穷人的心窝暖洋洋。他多么想看到那颗红星啊！要是有一天，自己也能戴上那顶红五角星帽，那多好啊！戴上红星帽，拿着驳壳枪，跟大伙一起冲进阎王庄，“叭叭”几枪，让活阎王、小阎王身上都穿上几个窟窿，多痛快！

正在想得入神的时候，忽然看见大根叔背着妈妈快步向山上跑来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从树上滑下来，迎上前去。大根叔一看见，就连声叫道：

“快！快！回家去！”

小三子关切地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大根叔一面跑一面说：“你妈妈挨了小阎王的马鞭和老K的枪托啦！”

小三子瞥了妈妈一眼，只见她两眼紧闭，一声不吭。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回家里去，邻近的乡亲们一听到消息都赶来了，小阎王新添上的一桩罪行，激起他们无比的愤怒。大伙帮大根叔把妈妈小心地放到床上去。一会儿，妈妈微微张开眼睛，有气无力地问道：

“小三子呢？”

小三子连忙挤到妈妈跟前，大声应道：“妈妈，小三子在这儿！”

妈妈一看见小三子，两行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出来。

小三子有点发慌了，大声地叫着：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”

妈妈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好象想说什么，可是什么也说不出。她吃力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着。大根叔看见也有点发慌了，连忙问道：

“大嫂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妈妈还是没有回答。一会儿，她终于从口袋里掏出两只煮熟了的鸟蛋来，好象想把它们交给小三子似的。可是她的手一抬起来，就无力地垂了下去，两只鸟蛋掉到地面上，摔破了！

大根叔看见，叹了一口气，难过地说：“唉，大嫂子咽了气啦！”

周围的人也同时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咽了气了！”

小三子本来知道“咽了气”是什么意思的，可他不相信。妈妈怎么会这样就死呢？妈妈怎么能这样就死呢？不会的！绝对不会！他仔细地端详着妈妈那张满布着皱纹的蜡黄色的脸，可越看越觉得不象他妈妈。妈妈平常是很慈祥的，可现在却翘起了嘴角，好象要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到那嘴角上似的。对小三子说：

“记住！要报仇啊！”

正在这时候，他听见有人叫唤着：“小三子，你妈妈咽了



气啦，哭吧！放声地哭吧！”可小三子并没有哭。他想，哭有什么用？爸爸临死的时候，妈妈把眼泪都哭干了，能叫爸爸活过来吗？哥哥给活阎王抓去当壮丁的时候，妈妈也哭得死去活来，能把哥哥

留住吗？现在他只是想多看妈妈一眼，他大叫大嚷着不让人家把妈妈埋到土里去，可是怎么拦也拦不住。他记不清有多少人对他劝说过，多少人对他安慰过。他叫得有点声嘶力竭了，就一动不动地坐在地上，象生了根一样，任你用两头大水牛，也休想把他拉得动……

现在，他完全清醒过来了。在黑暗里，他摸到了大根叔给他做的那支木头短枪，挥动胳膊，象对自己下命令似地说：

“找游击队去！”

三 铁鞋踏破

南仑山是一架很大很大的山，层峦叠嶂，起伏连绵，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大好战场。

小三子的整个童年都是跟着爸爸妈妈在南仑山上满山跑的。不是跟爸爸到山上去收桂皮、采山药，就是跟妈妈到山坡里去割山草。南仑山到处都栽着桂树，它的树皮很有用，是一种贵重的药材。但满山满岭的桂树，都算是活阎王的财产，谁都动不得。小三子的爸爸是给活阎王当长工、收桂皮的。有一年因为桂皮给人偷了，活阎王诬赖他，说是他偷的，把他活活打死。以后还把小三子的二姐抢去抵棺材债……这一笔笔的血债，算也算不清。南仑山的老百姓，哪一家没有一本血泪账？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仑山新驻了几个保安团之后，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。

国民党反动派在南仑山一共驻有三个保安团。山南两个，山北一个。山南的是保安第八团和第九团；山北的是保安第六团。这些老K们都是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的，特别是小阎王当团长的那个保安第九团。南仑山的老百姓对他们真是恨

之入骨，连小孩子都这样叫道：

“保六保六，朝鱼晚肉，
保八保八，凶神恶煞，
保九保九，鸡飞狗走！”

南仑山的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！

小三子在山里头钻来钻去，已经记不清是第三天还是第四天了。本来就破破烂烂的衣服，给树枝和荆棘一扯，变得更象衣服了。黧黑的脸上也划破了一道道血痕。这都没关系，最麻烦的是那肚子，它饿得咕咕作响，吃了一些野果子也不顶事，现在简直象擂鼓一样了。这些天，他曾经到一些熟识的人家里去过，可是烧的烧了，逃的逃了，连人影也见不着。只是在那天打枪的那附近的村子里，碰见了张阿婆。张阿婆告诉他，游击队在这儿跟老K打过仗，可惜枪开得早了，给小阎王跑掉了。游击队考虑到老K会来报复，叫她赶快躲开一下。小三子向张阿婆问游击队的情况，她说游击队可好啊，就象自己人一样，她的儿子阿牛也跟游击队走了。小三子惋惜地说：“唉，那天我马上赶来就好了！”说是这么说，可那一天他又怎么来得了呢！现在他渴望能够听到枪声，可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他赶忙向张阿婆打听游击队的去向，张阿婆摇了摇头说：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机会错过了，真可惜！可小三子有这样的脾气，无论干什么事情，是非干到底不可的。就拿扔石头这件事来说吧，他看见人家的小孩子扔石头扔得很准，他也照着学。可他是左撇子，人家笑他的左手使不上劲，他不服气，天天

练，手也练肿了，还不死心。结果给他练出名堂来了。现在，在十来丈远的距离，他要用石头打人家的鼻子，决不会打到嘴巴上去。他曾经用石头打过癞皮狗，癞皮狗是活阎王的狗腿子，要不是他妈妈挡了一下，癞皮狗的眼睛准会给他打瞎的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挨了癞皮狗的一顿皮鞭。小三子记得大根叔说过，游击队是在深山密林里藏身的。所以，跟张阿婆分别之后，就专往高处爬。爬呀爬的，爬得实在太累了，靠着树头打个盹；饿了，摘几个野果充充饥；渴了，喝几口山泉水……正当他坐下来想歇一歇的时候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只野兽从他身边窜了出来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头小黄猿。那头家伙象闻到了什么气味似的，回过头来不停地耸着那黄缎一般的鼻子，瞪起那双大眼睛。小三子用左手悄悄地捡起一块小石头，随手扔了过去，叫声道：“着！”小石头刚好打中那黄猿的鼻子，它吓了一跳，掉头就跑。

小三子坐了一会，走到山涧去喝了几口水，把裤带勒得紧紧的，又继续向前走。天黑了，他沿着崎岖的山路，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。他实在走不动了，就在桂树林里躺了下来。这桂树林多年没有人整理过，叶子落满一地，厚厚的，又柔软，又舒服，又不怕蛇虫鼠蚁。虽然有点冷，但他用树叶把自己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，在一股沁人心肺的香气里很快就睡着了。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很多红五角星，一颗跟着一颗的在眼前闪了过去，后来颗颗红星又聚拢起来，成了一颗很大很大的红星，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小三子伸手过去想抓住它，可老是抓不到。忽然一阵悉嗦的脚步声把他惊

醒，他揉揉眼睛坐了起来，天已经蒙蒙亮了，眼前出现一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那个人戴着军帽，束着皮带，左边还挂着一支驳壳枪。他马上拔出木头手枪，轻轻地爬起来，一个箭步跳到那人的背后，用假手枪顶着他的腰骨，压低了声音威严地吆喝着：

“不准动！举起手来！”

那个人乖乖地把手举了起来。正当小三子把右手伸过去想缴他的驳壳枪的时候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人闪电似地转过身来，用手一格，小三子的木头手枪给打到半空里去，跟着那一只捏得象铁锤一样的拳头，就劈头劈脸地打了下来。在这一刹那间，四道象电光火石一样的眼光，在熹微的晨光中碰上了，那拳头突然在半空里停住，没有落下来；而小三子也给对方头顶上那颗红星照射得眼花缭乱，心卜卜地猛跳。这是多少日子渴望着的那颗红星，这是千辛万苦寻找着的那颗红星啊！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于是他一下子扑向前去，用尽全身力气喊了一句：

“终于找到你们啦！”

以后的事情怎样，他完全不清楚了。

四 不打不相识

小三子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耳边响起了象画眉鸟一样的清脆的嗓音：

“好啦，好啦，醒过来啦！”

小三子睁开眼睛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也戴着红星帽的、跟他二姐年纪相仿佛的姑娘，手里端着一个墨绿色的、冒着热气的搪瓷口盅，象劝告似地笑着对他说：“吃吧！你饿啦！”跟着，又听到一个铜钟似的声音说道：“吃吧！吃吧！”他瞥了一眼，那是一个象半截铁塔一样的大汉，满脸胡须楂子，样子非常威武，眼色却十分和善。这时候，一股诱人的香气突然钻进他的鼻子里去，肚子也咕噜咕噜地直响起来。他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闻过这种香味了。这个长年跟菜糠和杂粮打交道的穷孩子，大米对他来说，简直比珍珠还要珍贵。他望着那盅香喷喷的白米饭，环视着一张张热情的脸孔和一道道期待的眼光，不知怎的，鼻子忽然觉得痒痒的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控制不住自己，“哇”的一声哭起来了。这一哭，把在场的人弄得有点手忙脚乱，只听见那铜钟似的嗓音



说道：“别怕，小朋友，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，专打活阎王的。别怕，吃吧！”那小姑娘接着安慰他说：“吃吧，别哭啦！”

小三子从来没哭过。活阎王的狗腿子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他没哭过，爸爸惨死的时候他没哭过，二姐给活阎王抢走的时候他没哭过，甚至连他亲眼看见妈妈“咽了气”的时候也没哭过。可今天不知怎的，却哭得那么厉害。多少年来，他除了从妈妈和二姐那儿，得到过一点儿温暖之外，就再没有别的了。而今天的感受和过去却又大不相同，这是一种感人肺腑的、无法形容的温暖，是从一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身上放

射出来的，它是那么深厚，那么真诚，是小三子自出娘胎以来从没有体味过的。小三子的幼小的心灵跳动起来了，全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了！他突然止住了哭，支起身子，捧起搪瓷口盅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当他吃完之后，发现在大个子旁边还站着一个人。这个人中等身材，虽然有点瘦弱，但那双眼睛却很有精神，而且很锐利，好象一下子就能把人看透似的。这时候，只听得他用一种威严的却又非常柔和的声音叫道：

“李华，带他冲个凉去！”

那个叫李华的，原来就是早上同小三子交过手的那一个。他年纪不大，甚至简直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小孩子，但却显得十分精明老练。他早已准备好了几件衣服在旁边守候着，等瘦个子一说完，就对小三子招呼着，说：

“走吧，冲凉去！”

瘦个子望着他们笑了笑说：

“好啦，你们这两个小鬼，就交个朋友吧，真是不打不相识啊！”